

码字匠的年景

阿占



插图 阿占

有人说,城市化的结果就是“年味儿”淡了。你看,超市都是大型连锁、高度专业化管理,不会像以前的小商店那样因过年而关门放假,囤年货变得不必要;而气势恢宏的高楼大厦,与接地气的春联儿、灯笼也是天然的气质不兼容。还有,熊孩子们所习惯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及观念,与过年所倡导的家庭、团圆产生了隔阂。以往亲戚间最平常不过的亲密话题——婚嫁、生育、经济状况,与熊孩子珍视的隐私、自由、尊重,形成了冲突。

我细问过几个熊孩子的感受。他们说,作为生活日渐原子化的现代人,一方面面对过年这场集体制造的“嗨”心存抵触,一方面也确实需要逃离高压工作与内卷生活,躲进这场全国庆典,按下一年的暂停键,自省、展望、辞旧迎新……总之,真分裂啊!

不瞒你说,这几年,我的年景都是在写小说中度过的。作为一枚苦哈哈的码字匠,我至少在文字里还原与重建了那些至尊时刻——

《后海》里有这样一段:兄弟二人忽生相依为命之感。这感觉,到了除夕尤为强烈。除夕大早,二人出门,给父母和大元上坟,拔草添土,请回家。路上铺着白霜,好像昨夜被人细细地撒过盐。那些大烟囱都静默了,在高处挂几朵愁云,似也积着泪。下午包饺子,小季打下手。谷子包得不好看,馅料却讲究,猪肉白菜木耳和韭菜虾仁鸡蛋,荤素齐全,就像冯母在世时那样。天黑前,放两挂“小钢炮”,摆供上香。兄弟二人端起酒杯。谷子祝小季心想事成,小季要谷子早日给他找个嫂子。谷子一怔,随即点头称是。二人一起守岁。炉火上烤着花生和栗子,毕剥作响。谷子沏了壶茉莉花茶,并嘲笑自己老了,以前这可是父亲的专利。

《满载的故事》里有这样一段:胡家林有一道菜叫“看鱼”,就是守着整条或清蒸或油泼的鱼,客不吃,只看,以体恤主人的良苦用心。那个年代,谁会真正吃掉一条好鱼呢,好鱼是要拿去卖钱的。一轮

看过,端下,窗外的大缸里冷冻着。第二轮客人来了,取出,加热,上桌,继续看。过了正月,好鱼变成深酱色,因回锅的次数太多,鱼骨已完全酥烂。正月十六,月光清冽,人间雪白。新蒸的海菜窝头,让草泥房里充盈着腾腾香气,“看鱼”也重新加了热,煤油灯比平日都亮,李寡妇的身影在墙上晃动,忽然变得硕大无比。在那同时,棚顶上的蛀虫正咀嚼着草秆和木头,白色粉末像毛毛雨一样,静静地落下来。

《孤岛和春天》里有这样一段:除夕夜,饺子馆还是没休息。二十年的习惯,老迷改不了,也不想改。丑妻挂上红灯笼,给异乡人留一份温情,留一种可能,来这里,可以吃上年关的饺子,甚至得到陌生人的祝福。老迷年年奉送两款小凉菜,烧豆腐,炆油菜,都是热菜冷吃的做法,来者有份,来年多福也发财,图个口彩儿先。这个除夕,又添了风干鸡,说是压压惊,算上鱼饺子,大吉大利,年年有鱼,齐活了。

……

其实,任谁在“年景”面前,都是时光的旅行者,只管埋头赶路吧,祝你龙马精神。

拜年

王溱

过亲人。

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,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淡了,更多的是学识和技术上的交流和切磋,但年龄、资历、经历、阅历之别,依旧存在着“老少”差异。春节去给师长行一个致敬礼,道声新春吉祥,人与人会更得更亲近,相处得更密切。同时,那也是一种敬重,一种情意的表达,里面包含着满满的感激与崇敬。

给挚友拜年,温馨又长久。每年初一早上许多邻居家相互拜年。过年好!进门都是这句话,好像有些“俗”,但没人介意,反而觉得是一种温暖。拜年只是一种象征,远不远,近不近,亲不亲,心里自有杆秤。但是能走进家门贺年,起码说明关系不错。邻居之间一年到头低头不见抬头见,一个大院里“过日子”,都知根知底。然而过年彼此走一走,串一串,看上去很“形式”,很“套路”,但关系会无形中更上一层楼。约定俗成的礼遇是一种情感,就是靠你来我往建立的。这是一份情谊,也是已久的传统。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记载:“京师元旦日,上自朝官,下至庶人,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,谓之‘拜年’。”

拜年表面上看是相互“祝贺”,实际蕴含着多层含义。单位的同事、往日的同学、朋友,自家的亲戚、老乡等等,平时里不一定联系很密切,但心里又时常挂念。春节是相互联系沟通的最佳时机和平台。即便有什么“误会”“过节”“不满”“疑惑”,一句祝福,统统烟消雾散。相逢一笑泯恩仇,化干戈为玉帛,相互拜年是这两句话最妥实的注脚和诠释。

春节那几天,处处是川流不息的拜年大军。你来我往,他去你来,真实、有温度、有气氛,有情感,电话、短信、微信,甚至视频统统代替不了。人是感情动物,感情要近距离接触才能擦出火花,得到进一步燃烧。友情也好、情谊也好,加固的桥梁和纽带少不了相互走动,春节恰好给人们提供了平实自然,却又“仪式感”隆重的平台。令人欣喜不已,又回味无穷。



人生印记

贴年红

崔启昌

年底,连刮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掌灯时消停下来。不过,天没放晴,云低沉着,像是要落雪。

果然,雪悄无声息地洒了一夜,村子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西屋杨叔大早敞门,执一柄新扎的竹扫帚一路清扫到我家门口:大侄子,雪住了,我打好糰子,帮着贴年红哩!

过晌,院落里外贴好的年红与晃眼的白雪互映着格外好看,杨叔望着这番景光心里恁得不行……

四十年前腊月根儿上的这一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当年,我还是读初中的学生。如今,我已两鬓染霜,而杨叔只留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贴年红是庄户人家年底非忙不可的营生。杨叔跟别人一样,对此看得很重。早年,还没进腊月,杨叔碰到我就说:“侄子,等年根儿上,还得帮我贴年红。”每每我都点头答应。见我点头后,杨叔总爱掏出烟袋摁满烟面子点火猛吸,香喷喷、辣乎乎的烟雾飘开时,他笑着夸我贴年红仔细,贴得格外好看。还说,年年正月来家里串门的亲戚、邻居看了都夸好。

杨叔家家口多,房子比我家多两间,院落里还有羊栏、猪圈、兔舍、鸡棚、烤烟房,还挨排着安有四口水泥粮缸、两个又粗又高的粮食囤子,西院墙外还有两间牛棚。年红包括的东西多,除了门对,还有福贴、炕头贴、棚圈贴、年画、窗花啥的,一揽子贴板正了,得花一两个钟点。不过,我每年帮杨叔贴年红都很用心,该贴的地方都贴,哪个地方该贴啥就贴啥,要不,杨叔怎么老夸我呢!

我贴年红时,杨叔当帮手。他老早在锅里打好糰子,再舀到瓷盆里,在哪里刷糰子,刷多少糰子,他拿着锃新的饭帚听我调遣。等我贴上对应的年红后,杨叔用全新的笤帚将年红自上而下、自左而右扫平,压实。每回贴好一处,他都后退几步细端详,继而竖起大拇指说:“好!很端正,挺好看。”

我当兵那年离家走的时候是冬月底,心里光激动了,忘了年底杨叔家贴年红的事。军营周边响起零星的炮仗响声时才记起来,遂给父亲写信,让父亲抽空帮杨叔忙活贴年红营生。父亲在外行医,是有心人,回信说,年根儿肯定帮他办得妥妥帖帖。

从部队退役后,我进城当了工人。不久,便和父母一起搬进城里住了。工作、生活节奏一年比一年快。不过,再怎么快,我都没搁下杨叔家贴年红的事。临近除夕,骑脚踏车,后来改开车,往返六十多里地专程回老家操持杨叔家贴年红营生。

杨叔很爱“好”,他不喜欢书店里卖的统一印制的年红,说集市摊子上现写的好。每年嘱咐我买的时候都这么说,而我也听他的话专门抽工夫赶集帮他挑。买回后,再说给他听,给他解释年红的定义,以及年红中所包含的寓意。听了,就夸我上学多,知道事多,买的年红准差不了。

杨叔刚过九十岁走的,是个腊月天,风大格外冷,他家大门口挂的纸幡崭新,而贴在两扇门还有门框、门楣上的年红却早已褪净了颜色。我去付人情时,跨步门槛,心里陡然生出阵阵酸楚。

光阴荏苒,时光不再。如今过年我依然愿意回老家走走,其中一件事是给杨叔故居尚矗立着的院落大门贴年红。杨叔一辈子勤劳,可是没念过书,杨婶也一样只字不识。两人因是近亲,子女虽进过校门,但也只是进过校门而已,年红上的字义都解不了。不幸接踵而至,杨叔过了耄耋之年后,家人或因病、或因意外相继离他而去了。杨叔家的老宅子除门楼及门楼下的两扇大门矗立着,正屋,还有羊栏、猪圈、烤烟房早都墙倒顶塌,现今,空留一处屋框子在继续经受着岁月的蹂躏了。

回眸过往,我多么希望这个年根儿上,能再有机会在白雪映衬下,给杨叔家再贴一次年红呀!